「大張家界國際旅遊區建設」系列報道之三

神秘湘西：人間秘境 文化高地

如果說張家界是「大張家界」的「面子」，以山水奇觀震撼世界，那麼湘西州便是區域的「里子」，是千年秘境與民族文化縫合「自然奇觀+民族秘境」的完整敘事。鳳凰古城被定位為「一地一極」，湘西的目標是打造湖南入境旅遊「第二站」。從沈從文筆下的邊城到世界文化遺產老司城，從矮寨大橋的雲端奇跡到十八洞村的紅色地標，湘西州手握人文、歷史、民俗、非遺四張王牌，在「大張家界」的體系裏找到了全新坐標。 文：傅春桂



▲鳳凰古城夜色璀璨。受訪單位供圖



▶身穿民族服飾的苗家姑娘。張玉林 攝

鳳凰古城用人文厚度留客

鳳凰不缺流量，缺的是「留量」。

2026年第一季度，鳳凰縣接待遊客510.8萬人次，遊客總消費51億元，同比分別增長12%和22.5%。但更值得關注的數字藏在後面：境外遊客在鳳凰的停留時間，從過去的29小時延長到了43.2小時。

多出來的這14個小時，就是鳳凰「國際轉身」的全部秘密。

十一長假的沱江邊，貴州遊客馮秀花站在虹橋下，看着兩岸燈火次第點亮。「張家界如夢如幻，鳳凰和張家界風格截然不同，這裏滿是生活氣息，搭配古樸的建築，整體氛圍特別好。」她一行17人沿着張吉懷精品旅遊線路，先打卡張家界，再順線來到鳳凰。「本來只打算住一晚，結果又多待了一天。」

讓她「多待一天」的，是沱江上正在發生的變化。每晚震撼上演的亮燈儀式，把沱江飛歌與霓虹交揉在一起，原生態山歌和現代旋律相互呼應。湘見•沱江沉浸式夜遊在萬壽宮碼頭啟用了特色發船儀式，將苗家禮儀、民俗展演和遊船啟航捆綁在一起，遊客乘船順江而下，沿途是黃永玉畫卷光影秀、沈從文情詩水幕、翠翠水上婚禮。

夜色是從江面先升起來的。吊腳樓的燈還沒全亮，水裏的光已經先匯成一片光的海洋。碼頭上，一艘遊船剛離岸，船尾拖出一道碎金似的水痕。岸邊賣河燈的老人蹲下身，把一盞蓮花燈輕輕推進水裏，看它慢慢漂遠。跳巖上站着一對年輕情侶，男孩舉着相機，女孩指着對岸的燈火說：「快拍，那棟樓亮了。」

西班牙遊客多莉，她已經在中國旅行了十天，鳳凰是其中一站，但她沒有急着趕路。女兒在古城裏體驗旅拍，她就在一旁等着，等女兒拍完，還要去嘗一嘗湘西特色美食，再乘遊船感受夜色中的沱江。「這裏風景如畫，無論是自然景觀還是其他，都令人陶醉。」多莉說。對她而言，鳳凰的夜晚不是白天行程的簡單延續，而是認識這座古城的另一種方式。

作為「大張家界」框架下唯一被賦予「文旅融合發展高地」定位的古城，鳳凰承擔的不只是湘西州的門面，更是整個區域「人文厚度」的展示窗口。張家界給的是億萬年地質運動的奇觀，鳳凰給的是千年苗族遷徙、土司治理、邊城敘事層層疊加的文化底蘊。

「仙境」與「秘境」的品牌共振

趕屍、巫儺、蠱術……湘西的「神秘」曾是獵奇標籤，如今被重構為文化吸引力。

但湘西州自己清楚，熱度不等於深度。一份2026年的文旅工作評估坦率承認：「神秘口號吸引力過於抽像，缺乏具體的內容和體驗來支撐。」這恰恰點出了核心困境：概念有了，產品沒有。

破局的方向已經清晰。「仙境張家界與神秘大湘西」的IP捆綁，讓兩種不同調性的旅遊吸引力形成共振。

德國遊客彼得在鳳凰巫儺堂，他第一次體驗儺戲《搬先鋒》，傳承人替他戴上面具，他學着罡步出場，鑼鼓聲震得人胸口發麻，面具讓他看不清方向。彼得說，「像從另一個世界走出來的」。

真正讓外國遊客排隊的，是另一場演出——「湘西趕屍」實景體驗。

夜幕落下，鼓聲低沉，一條青石板路從山腳蜿蜒到寨門口。扮演「趕屍匠」的傳承人手持銅鈴，搖一下，走一步，身後「殭屍」披黑袍、貼黃符、戴高帽，隨着鈴聲整齊跳動。鈴鐺一停，所有「屍體」同時站住。

現場講解員用中英雙語講解：趕屍是湘西舊時運送客死他鄉者歸葬的習俗，銅鈴是給活人聽的信號，黃符是給「死人」定的規矩。兩位加拿大遊客被請上去試搖銅鈴，搖得不規範，「屍體」紋絲不動，周圍笑成一片。

芙蓉鎮的老戲台上，一場「土家茅古斯」正在上演。十幾個土家漢子身披稻草，頭戴草帽，全身不停抖動，草衣窸窣作響。他們用醉步進退，講土家語，唱土家歌，模擬遠古先民捕魚、打獵、耕種的動作。遊客雖然聽不懂唱詞，但看得懂——這是「中國戲劇的活化石」。

初一學生楊添祺主動用英語向愛爾蘭遊客介紹湘西苗鼓。傳承人教遊客敲了一段簡單的迎賓鼓，愛爾蘭遊客敲得滿頭大汗，卻一直說「Again」。

從「能溝通」到「服務好」，從「覺得神秘」到「親手做過」，中間隔着的正是系統性的體驗建設——而湘西，正在這條路上加速。

「神秘」是湘西最大的溢價點，讓外國人看懂神秘湘西，比讓中國人覺得神秘難得多。

打造四張「國際名片」

張家界每年千萬級的客流，過去大多「看完山就走」，湘西州的目標是截流。

張吉懷高鐵讓張家界到鳳凰只需30分鐘，「快進慢游」的交通骨架已經成型。但「第二站」的挑戰在於：湘西不能做張家界的「平替」，而要做「互補」。

張家界給的是「驚歎」，湘西給的是「回味」；張家界是「奇」，湘西是「謎」。

2026年五一期間，外國遊客走進鳳凰縣竹山村、老家寨、拉毫古城堡等苗寨。來自俄羅斯的遊客安娜說：「比起熱鬧的知名景區，我更喜歡探索這樣原生態的鄉村古寨。」泰國遊客布萊特被苗歌留住腳步，在老屋屋簷下「聽了一曲又一曲」。95後夫妻唐麗喜、龍鳳江在竹山村經營民宿，稱「外國遊客已經成為我們的重要客源」。

湘西州一位專家坦承，「神秘湘西」在境外的影響力和知名度還不夠高，對境外遊客的吸引力還不夠強。

但湘西州正在不斷補齊短板。湘西州聚焦打造鳳凰古城、芙蓉鎮、矮寨•十八洞片區、邊城文學小鎮四張「國際名片」，形成與張家界山水互補的文旅核心板塊。全州系統性推進支付、語言、交通便利化，上半年累計培訓從業人員1200人次，組建30人涉外導遊服務團隊，鳳凰古城、芙蓉鎮等重點景區實現中英韓三語標識和導覽全覆蓋。



◀十八洞村夜景。李君 攝

老司城：從參觀遺址到走入歷史現場

永順老司城是湖南僅有的世界文化遺產。八百年彭氏土司的「活化石」，藏在湘西腹地。但很長一段時間裏，它的尷尬是「叫好不叫座」。遊客來了，看一眼，走了。

2026年9月，老司城遺址內，一場沉浸式「土王出征」文化演藝正在上演。來自廣州的37名中小學生換上土家服飾，親身參與演出。圍觀遊客舉着手機拍照，掌聲和叫好聲此起彼伏。

這不是一場普通的演出，而是老司城「遺址+博物館+沉浸式體驗」研學模式的一個切面。

孩子們上午在博物館裏看溪州銅柱——那根高4米、重2500公斤的銅柱，鐫刻着兩千多字的盟約，是公元940年彭士愁與楚王馬希范議和的見證，也是西南土司制度最早的實物依據。下午就在遺址核心區跟着非遺傳承人學擺手舞。擺手舞講究「順拐、屈膝、顫動、下沉」，舞姿粗獷豪邁，孩子們跳得歪歪扭扭，笑聲不斷。打溜子更熱鬧，一面鼓、一面鑼、兩副鈸、一個勾鑼，五人配合，鑼鼓聲在古遺址上空迴盪。

永順縣溪州中學的老師把閱讀課也搬到了遺址現場。學生圍坐在開闊的戶外場地上，分享對溪州之戰、土司制度的理解。「我們用數字技術讓文物『開口說話』。」老司城博物館負責人說，歷史從單向輸出變成了雙向互動。

這一改變，吸引了各地旅行社的注意。2026年上半年，合作旅行社為老司城引流近5萬人次。

世界遺產的價值不在「看」，在「懂」。老司城正在做的，是把八百年土司史，變成學生可以走進去的課堂，遊客可以深度沉浸的歷史現場。



◀老司城。彭立平 攝

矮寨大橋引爆「垂直經濟」

矮寨大橋橫跨德夯大峽谷，橋面距谷底355米。這座橋曾是工程奇跡，如今正變成旅遊產品。

矮寨奇觀旅遊區把童年的遊戲端到了雲端。橋上的高橋蹦極、雲中漫步、飛拉達等高空體驗項目前排起長隊，橋下的滾鐵環、丟沙包、跳房子讓家長和孩子一起「穿越」回八十年代。長沙來的一群大學生原本只想打卡矮寨大橋，結果被懷舊遊戲吸引，一口氣玩了個遍，還改變了行程，前往德夯苗寨繼續遊玩。

這個細節比數據有說服力：一群「路過看橋」的遊客，變成了「沉浸玩橋」的停留者。

矮寨大橋觀景台上，貴州遊客陳先生繫好安全繩，站上跳台邊緣。腳下是355米的峽谷深淵，遠處是德夯苗寨的青色屋頂。他深吸一口氣，縱身躍下。「跳下去那一瞬間腦子一片空白，但睜開眼看到峽谷在腳下展開，那種感覺比站在橋上看震撼十倍。」落地後他說的第一句話是：「再來一次。」

陳先生的經歷，正是矮寨「垂直經濟」的縮影。這座橋不再只是「世界級工程」，而是「世界級體驗」的載體。據景區統計，國慶期間參與高空體驗項目的遊客佔比超過三成，不少人專程從貴州、重慶趕來「打卡」。

從「看橋」到「玩橋」，從「看苗寨演出」到「走進苗寨生活」，矮寨奇觀旅遊區用高空極限項目和苗寨互動體驗，把「路過經濟」變成了「停留經濟」。

遊客和景區的關係正在變。過去是「我來看」，現在是「我來玩」。一座橋的價值，不在它有多高，在於它讓多少人願意多留一晚。

▲矮寨大橋。龔翠娥 攝